

冯承钧译著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史地丛考

史地丛考续编

冯承钧 编译

冯承钧译著集

史地从考

史地从考续编

冯承钧
编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地丛考;史地丛考续编 / 冯承钧编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3

(冯承钧译著集)

ISBN 978-7-5325-6247-3

I. ①史… II. ①冯… III. ①西域—历史地理—文集
IV. ①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1158 号

冯承钧译著集

史地丛考 史地丛考续编

冯承钧 编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40,000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325-6247-3

K·1501 定价: 24.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 目 录

史地丛考 1

史地丛考续编 95

史地丛考

目 录

序	冯承钧	5
龟兹语考	〔法〕烈维	7
王玄策使印度记	〔法〕烈维	36
附：《新唐书》西域羁縻府州考	冯承钧	49
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	〔法〕伯希和	54
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	〔法〕伯希和	59
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	〔法〕伯希和	63
犁靬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	〔法〕伯希和	67
大月氏都城考	〔法〕沙畹	69
《魏略·西戎传》笺注	〔法〕沙畹	73
罽宾考	〔法〕烈维 沙畹	85
中国干漆造像考	〔法〕伯希和	89

序

吾国之史籍及释藏，为今日学界无比之鸿宝。顾其过去之效用，仅供文人寻求掌故及信众诵习之需而已，鲜有用科学方法从事整理者。自有西文译品之后，彼方学者始憬然知一部世界史。彼所晓者仅及其半，遂从事于探考研究；今于印度史、中亚史，已有不少发明。重修之世界史，用是增补若干章节。彼方虽研核之不息，而国人尚茫然鲜所知，今惟敦煌写本、和阗简编，有三数学者从事研究。此外关于法、德、英、俄诸国学者探考寻求之成绩，鲜有人注意及之，良可慨惜也。余不敏，曾将此类撰述翻译数种，介绍国人。比检阅荷兰莱德城（Leyde）刊行之《通报》（*T'oung pao*），及巴黎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刊行之《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又得考证我国及亚洲史地、语言、宗教之文若干篇。余于佛学及语言学为门外汉，未敢强作解人。惟选其考证史地之文，得烈维（Sylvain Lévi）、沙畹（E. Chavannes）、伯希和（P. Pelliot）三教授所撰之文十篇，译之以供吾国学者之参考；附以平昔考证唐代西域羁縻府州所得二十余条，不避续貂之诮也。

研究吾国史书最大障碍，不在版本之讹，而在年号之多。

昔之治史学者,欲详史事之先后,须罗记四五百年号于脑中;时间精神泰半耗费于此。兹为齐一编年方法,便易对照西籍起见,悉附以西历纪元。逆知腐儒冬烘,必有讥议,然余亦不屑辩也。

1927 年 11 月冯承钧识于北平

龟兹语考*

烈 维

近二十余年,德、英、法、俄诸国探考家,在新疆发见无数古书写本;携归之后,分由各语言专家整理。其中有数种语言,为从来未研究之古语,经欧洲学者据一突厥文写本,而暂统名之曰吐火罗语(tokharien)者也。其中有数字,如三之为 traï,八之为 okdh,父为 pacar,母为 macar,与印度欧罗巴系之语言又颇相类,遂断定其为属印度欧罗巴系之语言。此种语言不止一种,德人由吐鲁番携归之文件甚多;经谢额(Sieg)、谢额陵(Siegling)二氏之考订,又别此吐火罗语为 A、B 二种。兹译为甲、乙二种吐火罗语;甲种语言流行较古,柏林(Berlin)所藏文件多属之;伯希和(Pelliot)自库车之 Douldour-Aqour 地方及敦煌二处所携归者,皆属乙种语言。斯坦因(Stein)第一次自和阗携归之文件中,亦有一属乙种语言之残片。据其发见之地带,考其语言分配之区域,甲种吐火罗语流行于天山之北,乙种吐火罗语流行于新疆中部及南部。后法国烈维(Sylvain Lévi)教授又改名甲种吐火罗语为焉耆语,乙种吐火罗语为龟兹

* 见《亚洲学报》1913 年 9、10 月刊。

语。此文即其研究龟兹语残片所得之结果也。

译者附识

自库车赴拜城及赛里木(Sairam)高原之途中,西北距库车约16公里,即为山峡;层峰夹峙,一线中通,峡口有一卡伦(qaraoul),今名夏德郎(Saldirang)者是也。在此卡伦小岩之上,有一古垒,伯希和君于1907年初,即于是处雪中发见多数婆罗门(brahmi,今译婆罗谜)字木简,泰半已经损缺不完,仅有数简尚保存未毁。其简为长方形,宽在8—13厘米之间,高在4—10厘米之间。简之四面中间,刻有V形缺口,盖为以绳编连之处也。

兹将此未损之简文译出;最完之简,宽13厘米,高7厘米,除右方缺损二字及墨迹褪色之处外,大致可以辨识。其文如下:

ywarttas 书于……在盐关。汝自适用此符,现自……

来,偕行者共十人,马共五匹,牛一头,放行勿诘;汝亦不得有所留存。ksum 二十年七月十四, Yo。(署名)

上简 ywarttas 一字未详其义,大约非人名即职守。其他诸简常有 sletas pinkan 二字; sletas 与 ywarttas 应为相等之名。盐关之原名,为 Salyinsai yonyai,应为伯希和君发见木简古垒吐火罗语之名称,盖各简中缴简之地皆有此关名也。至收简之人,此简已漫灭不可辨,他简大致为 Sknatatte,亦有名 Putatatte 者。此二名显为梵文 Sanghadatta、Buddhadatta 二名之变音,盖吐火罗语无响音(sonores)也。简末之 Yo,必为 ywarttas 之花押。证以 Douldour-Aqour 地方所得之簿记,如 Wiryamitre 即梵文之 Viryamitra,省署作 Wi;又如 Waryasene 即梵文之 Viryasene,省署作 Wrya;又如 Ynanasene 省署作 Na;又如 Moksacandre 省署作 Ma。其中 O 与 W 互用之例亦多;如

onolme 等若 w nolme, 华言人也, orocce 等若 wrocce, 华言大也。则 Ywarttas 省署为 Yo。亦属当然也。

观上简之文,其性质不难明了,盖为一种队商出入关津之通行证。诸简中人畜之数,常列举之,可以见当时中亚道途之生涯,及交易之活动。队商由此垒赴彼垒,须领此证。到垒即缴,另领新证,赴下站之垒。此垒存简之多,亦不足异矣。此种木简官称为 or-sacakare、or, 华言木也。sacakare 即梵文 satyakara、巴利文 saccakaro 之转,华言证也。此字系借用印度官厅之用语,抑为佛教之语流行于龟兹官厅者,此时尚未能断言。总之,此字在佛教中为一种誓愿用语,其效甚著也。

由此种文件所见之要点,在语言方面,米莱君(Müller)暂名此种语言为乙种吐火罗语(tokharien B.)。吾人就其来源而定其名曰龟兹语,盖此语文件几尽出于库车一带。此种语言不惟 Douldour-Aqour 之寺观(疑即丁谷山之千佛洞)用之,官厅通行证中亦用之。故吾人定名为龟兹语。

其中有一不明之点,即龟兹语流行之时代是也。读伯希和之木简,可以解决此问题。前译之简,年月为二十 ksum 七月十四,其他诸简为一、五、六、十九、二十、二十一 ksum 诸年。此 ksum 一字,别于《法句经》Dharmapadas 残片中见之。

Douldour-Aqour 寺中之簿记,亦有一、四、五、六、诸 ksum 年之记载。簿记中有二残卷,长 4.1 米,内载关系寺中之事。其记年为二十二、二十三 ksum,后为三 ksum。此 ksum 一字似非年名。盖十二月之年名,别有单数之 pikul 复数之 pikwala 字也。

余以为此 ksum 或为当时中国式之年号。右记之 ksum,年号为二十三年。中国纪元初千年中,年号为二十三年者,惟唐太宗之贞观。此种文件,疑为 7 世纪物也。

上之假说,不难变为事实。诸简中有一简,其背面左方有 skanatatti 一字,右方有 klasle 一字;左一字为守垒长官之名,右一字义即缴还也。正面可辨之文如下:

一行○四、牛四、放行勿诘

二行○二十一、ksun 十一月

三行○二十八、swarnata、(pi-ksu)、木上证明

四行○宣示

第三行 swarnata 后一字不明。兹于别一残简补足其义。此简有字二行,译义如下:

一行○三、Swarnate 大王写

二行○……………木上证明

由是观之,第三简不明之字为 pinkam“写”,Swarnate 盖为写简大王之名。此外数残简亦有 Swarnate 大王之名,如知此王为何时代之人,即不难考诸简为何时代之物。

考《唐书·西域列传·龟兹传》,龟兹有王名苏伐叠,唐太宗同时之人也。即位于 618—630 年间,殁于 644—647 年间,为前王苏伐勃驮之子,后王诃黎布失毕之兄。考苏伐二字之原音为 su-var,其为 suvarna 之译音无疑。其义华言金也。中国译音常省略原名之音,故译 Suvarnate 为苏伐叠。设纪元 630 年龟兹王为 Suvarnate,玄奘经过屈支(龟兹)时,应已识之。但玄奘未举其名,《西域记》中惟言其王“智谋寡昧,迫于强臣”。读《玄奘法师传》,即不难明了玄奘评断此王过于严苛之理由。缘玄奘至屈支时,“王与群臣等来迎。明日王请过宫,备陈供养,而食有三净,法师不受”,盖为教戒问题,有嫌于王,故不举其名也。但于前王,则颇为称扬。《西域记》又曰:“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龙驭乘。”夫“苏伐”既得

为“金”之译音，则金花原文应为 *Suvarnapuspa*。《唐书》中之苏伐勃驮，应即此王。驮字应为驶字之讹。此王之二子，即分名其父之名；长名 *Suvarnate*，即《唐书》之苏伐叠，次名 *Haripuspa*，即《唐书》之诃黎布失毕也。

人名考订既明，兹再就其年代考之。*ksum* 之年号，吾人初假定其合于中国年号，而 *Suvarnate* 之二十二 *ksum*，即为贞观二十一年，亦即纪元 647 年也。但苏伐叠应歿于贞观二十年之前，盖《唐书》云：“苏伐叠死，弟诃黎布失毕立，二十一年两遣使朝贡。”又据《太宗本纪》，亦志有龟兹使臣于贞观二十一年正月来朝之事。顾 *Suvarnate* 之本简为三月五月十一月之物。前之假说，似难成立。此 *ksum* 应为 *Suvarnate* 之在位年号；其在位期间，至少应有二十三年也。按《唐书》云：“高祖受禅，王苏伐勃驮遣使入朝。会死，子苏伐叠立，号时健英贺俟利发。贞观四年（630）献马。”会死者，不久即死也。苏伐叠立时，应在 618—627 年之间。自是至贞观二十年（646），其数为十九至二十八年。*ksum* 之年号，应位置于此诸年之间。

兹更欲详者，此龟兹语为此国固有之语欤，抑为外来侵略种族之语，如泥婆罗（*Népal*）之 *parbatya* 语与土人之 *névari* 并行之例欤。此节玄奘《西域记》曾明言“其王屈支种也”。则为土著之语无疑。且据中国史书所载，龟兹王自纪元 1 世纪以来，皆白氏一姓相承，尤足以证明其事。则古有亚利安（*Aryenne*）种族一支，移民于新疆，自立一国之事，是不可不考究其历史也。兹将中国史书所记龟兹之事，及余参考他书所得之文，汇译于下，以资参考。

中国国势之发展，始于汉武帝时（纪元前 140—前 87

年)。当时龟兹已与中国相接触。据《前汉书·西域传·龟兹传》云：“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杆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

又据《前汉书·西域传·渠犂传》云：“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时在纪元前102年），过杆弥（Kériya），杆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杆弥质众？’即将赖丹入至京师。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杆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Bougour），轮台与渠犂地皆相连也。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汉未能征。宣帝时（纪元前73—前49年），长罗侯常惠使乌孙还，便宜发诸国兵，合五万人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龟兹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执姑翼诣惠，惠斩之。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前65）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

若龟兹王,所谓羸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前32—前1年),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

当时汉与西域交易往来,颇有利于龟兹。汉时至西域有两道:自玉门经车师(Tourfan)、龟兹至疏勒(Kaehgar)、葱岭(Pamirs)为北道;纪元前2年时又于北道之北,新辟一道,沿天山南麓行,至龟兹与旧北道合(见《魏略·西戎传》)。

前汉既亡,后汉继兴。初因内乱,国势不能远及西域。西域诸小国又互相攻伐,遂为匈奴所并。考《后汉书·西域传·莎车传》(Yarkand)略云,建武十七年(41)诏书收还都护印绶,更赐(莎车王)贤以汉大将军印绶,贤由是怨恨。二十二年(46)冬,贤攻杀龟兹王,遂兼其国,立其子则罗为龟兹王。“贤以则罗年少,乃分龟兹为乌垒国(Bougour),徙驷鞬为乌垒王,又更以贵人为妣塞王。数岁,龟兹国人共杀则罗、驷鞬,而遣使匈奴,更请立王。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龟兹王,龟兹由是属匈奴。”

嗣后汉之名将班超经略西域,中国国威遂又及于中亚。据《后汉书·班超传》略云,时(73)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明年(74)春,超从间道至疏勒,遣吏田虑劫缚兜题,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十八年(75)帝崩,焉耆(Karachar)以中国大丧,遂攻没都护陈睦。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Aksou)数发兵攻疏勒。肃宗(76—88)初立,恐超单危,不能自立,诏征超,超还至于阾(Khotan)。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超乃更还疏勒。疏勒两城自超去后,复降龟兹。建初三年(78),超率疏勒、康居